

作家在线

人物名片

戴明贤，贵州安顺人，著名作家、书法家。西泠印社社员，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安顺》《茶味行役》《物之物语》《郑珍诗传》《适斋杂写》《适斋小品》；长篇小说《石城》；历史小说《九疑烟云》《花溅泪》；儿童文学《走进云里去》；艺术随笔《掬艺录》《黑白记》；文集《戴明贤集》（八卷）等。有多部戏剧影视作品公演并获奖。



戴明贤先生

从“真”出发 落脚“乡愁”

——“戴明贤《石城》及《戴明贤散文》新书分享会”在贵阳举行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 / 图

11月16日，“乡愁之海的岛屿——戴明贤《石城》及《戴明贤散文》新书分享会”在贵阳也闲书店举行。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石城》，是一部尝试多文体实验、为石城安顺“立传”的跨界文化小说。小说以一个百岁老人的旧时经历和当下生活两个维度为主线展开，通过场景、叙事和独白三套语言，描写了主人公晚年生活和记忆里不可磨灭的石城往事。笔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社会各阶层生活等方面，包含各色人物及大小故事逾百，又引入若干文献资料及有关文字，描绘出一个内地小城百余年间社会文化、风尚习俗、历史变迁、精神面貌等诸方面的变与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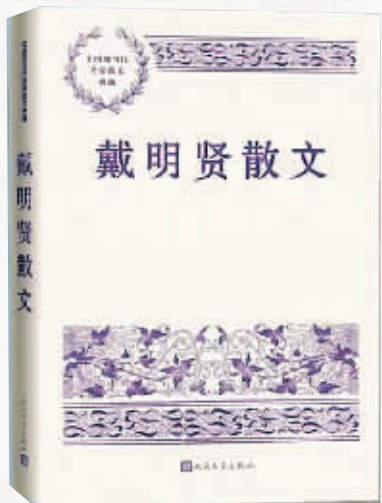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当代名家散文典藏”丛书，以“经典性”“开放性”原则编选鲁迅、巴金等八十余位“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作家散文集，新出版的《戴明贤散文》为首批面世之作。本书精选戴明贤先生代表性散文六十余篇，题材涵盖小城风俗、乡人乡事、前贤遗事、旧物掌故以及书斋清谈，多角度呈现了作者以文化为底蕴，以情感为指归的创作风格。论者认为其风格“糅合了电影、戏剧、小说、诗歌等各种艺术形式，甚至传统绘画的‘留白’手法，言尽意远，回味无穷，被称为贵州文化名片。”

分享会为读者与作者的隔空问答。活动方事先公开征集的问题，由现场主持人分门别类后一一代为提问和追问。这些问题有“为何晚年要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怎么看待当年创作的历史小说？”“等文体之问；“怎么理解作品中安顺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等语言之问；“作品受哪些作家影

响？”“作者与书中主人公是什么关系？”等溯源之问。

戴先生的回答围绕“从儿童文学、历史小说、散文随笔，到长篇小说”的创作谱系展开。1966年前，戴先生喜欢观察儿童生活，开始练笔写儿童文学；此后在大方教书，以读书为主，宋史、清史等史书读了不少，想通过历史了解现实处境。重新写作后，不再满足于“单纯、简单”的儿童文学写作，又因书斋生活经验远多于现实生活经验，于是转到时空人物更为丰富的“历史小说”，写了《九疑烟云》（收录九部历史小说），以及《南明三部曲》的第一部《花溅泪》，觉得历史小说的文体“要么拘泥于历史，要么跑野马”，便自我否定了历史小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兴趣渐由虚构文学向纪实文字转移，尤其嗜好各界人物的回忆录、访谈录和史料研究，写作也从个人经历中选取材料。从《乌蒙杜鹃》开始，接连写了一批散文、随笔；二十年前出版的《一个人的安顺》只写到1949年，之后更长的时间尚未涉及，加之所有文体中尚有长篇小说没有尝试过，于是有了《石城》。

至于“普通话与方言”“创作所受影响”两个问题，戴先生讲了两个故事。他说，艺术家尹光去北京开会，会间去看古董，不知怎么和卖家吵起来了，先是憋着贵普话吵，怎样都不过瘾，直到换成贵阳话才吵过瘾。“普通话是交流的语言，地方话是小说的语言”；郭沫若先生有一首关于读书的诗：“蚕食桑而吐丝，蜂采花而酿蜜。牛吃草而出奶，树吸壤而生漆。破其卷而取神，吮其精而去粕。融宇宙之万有，凭匠心之创作。”创作前会吸收很多营养，创作时这些营养是看不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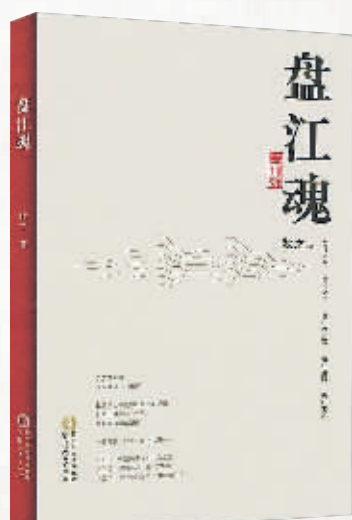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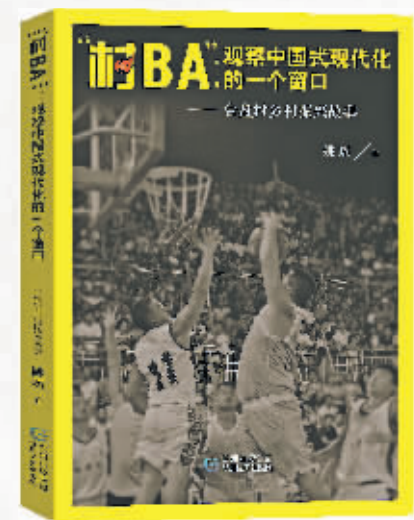


戴先生的所有回答，落脚在两句诗上。“创作者一定要有向上的追求，追求不同的气味”“对象和笔墨的统一，写什么样的人，就用怎样的笔墨。我一辈子没写过违心之言。”前一句话是“向上”，后一句话是“真”。而真者必美。

分享会的主题是“乡愁之海的岛屿”，主题中的“乡愁”二字，源于评论家对戴先生作品的重新认识。按过去传统分类，戴先生的作品通常认为是“乡土小说”，有文学研究者发现，其作都是其人“乡愁”的投射。“乡愁”如海，作品便是冒出“乡愁之海”的岛屿。

分享会现场还穿插了袁本良、社应国、周之江、邹欣等学者、批评家的读后发言。远在海南的袁本良先生以词相贺：“九秩人生何所似？倦程夕照真如。适斋却似日之初。文思泉溢涌，一岁两新书。多产岂因勤勉致？艺文玩得心舒。奇

怀吐珠尽玳珠。满堂聚黛粉，贤者德非孤。”袁先生还为《戴明贤散文》一书写了导读；社应国先生从《石城》“我与镜中人”的叙事为原点出发，以发生学的角度解读了两者的关系，即“镜中人”既是“我”的投射，又是对“我”的游离与丰富；周之江先生从“书也，如也，如其人”的角度，认为西泠印社社员戴老和西泠印社的气质相似，不屈于流俗是完整的人。他甚至觉得戴老与唐德刚笔下的胡适有一定的相似性，并引用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的一句话论述：“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都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氏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可与胡氏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邹欣先生说，“许多人认为《石城》像安顺的一道美食‘一锅香’，而我认为是一道‘千层饼’，可以由故事层、民俗层、文体层、文化层……一层层‘吃’下去。”



江岸边的子孙，盘江就是我的生命之魂，就是我的生命之根，就是我回家的路。”牧之在获奖感言中说，“创作抒情长诗《盘江魂》，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对自己生活的这片热土的爱，是刻骨铭心的，用诗歌抒写的方式，让人们了解这片热土，走进这片热土，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

牧之本名韦光榜，贵州贞丰人，贵州省诗人协会副主席、黔西南州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出版有《心灵的遥望》《依然如故》《纸上人间》《风在拐弯处》《牧之诗歌选》等十余部作品，曾获第十四届中国人口文化奖、贵州第二届专业文艺奖等。

据悉，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由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举办，设有长篇小说奖、短篇

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奖、翻译奖，每四年评选一次。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我国文学创作最具权威的四大国家级文学奖。近年来，贵州省作协切实加强少数民族文学队伍建设，多举措确保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断取得好的成绩，稳步推进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建设，努力建设好少数民族文学方阵，涌现出了以少数民族作家为主体的黔北作家群、乌江中下游作家群等。贵州少数民族人才队伍逐渐呈现梯次发展，为贵州发掘和储备了一批少数民族文学人才。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从设立以来，贵州省共有37人（次）47部作品获奖。（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颁奖典礼举行——

贵州作家姚瑶、牧之获奖

本报讯 11月16日晚，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颁奖典礼在广西南宁举行，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30位作者接过奖杯，姚瑶、牧之两位贵州获奖作家在列。

侗族作家姚瑶凭借《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获报告文学奖。授奖词是：“《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以小见大，提供了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一个独特样本，描写了台盘村的乡村振兴故事。”该书聚焦贵州省台盘村“村BA”赛事持续走红的背后，展现了被誉为“十年来经济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的台盘村的山乡巨变。“台盘村的‘小’承载着这个时代无限的‘大’。台盘村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的缩影。我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看见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的火一般热烈的生活图景。”姚瑶说，“相信在这部书里，我已经

完成了对一个村庄的诗意表达。关于诗歌、关于激情、关于振兴、关于梦想所有的字眼，一定指向了幸福。”

该书是中宣部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先后荣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等奖项。作者现为黔东南州作协主席，著有《疼痛》《芦笙吹响的地方》《映照故乡》《守望人间最小的村庄》等作品集。获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2022《民族文学》年度奖、贵州省第三届“尹珍诗歌奖”创作奖等。

布依族诗人牧之的《盘江魂》获诗歌奖。颁奖词写道：“《盘江魂》气势恢宏，构建起一条大江的奔腾形象和壮阔历史。”全诗由五部分组成，分别是：盘江之源、盘江之魂、盘江两岸美、盘江遗韵、盘江之梦。作者把对南盘江的深情和热爱，用三千多行唯美而富于质感的诗句充斥飘逸于整个盘江宏大的篇幅里，真挚地表达他对心中盘江的爱戴和感恩，让这两条流淌了千载万年的南北盘江有了抒写它的第一部抒情长诗。“作为生活在盘

·新作述评

《林长民集》：

还原百年前的名流与时代

很多时候，林长民这个名字是活在其女儿、“人间四月天”的林徽因，以及好友梁启超、徐志摩、章士钊等名人的名字之下的。林长民在1925年去世时，好友徐志摩曾有意将其遗文编辑为《双栖斋文集》，但随着徐志摩的遇难而作罢。此后长达百年的时间里，林长民著述再无人搜集、整理。日前，林徽因研究专家陈学勇、林徽因外孙女于葵联手整理编注的《林长民集》一书，让这位百年前的人物可以活在自己的名字里。

《林长民集》收录了迄今为止可以发表的林长民全部诗、文、日记、书信和翻译文字，历经十余载的补遗、誊录、考订、编注。这部书承载了20世纪初中国内政、外交的生动细节，折射了民国早期思想文化的风云变幻。这些文献当中，林长民携林徽因的欧游日记，致林徽因、梁思成、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民国名人的书信首度完整面世。

从文集中，我们可以勾勒出林长民的历史面目。清末光绪二年（1876年），林长民出生于闽地林氏望族，到他父亲林孝恂一代败至寒微。然而林孝恂奋发进取，经科举重新步入仕途，做过浙江多地州县长官。好在他意识到时代巨变在即，与时俱进为子侄们开设家塾，且入读不分男女；所课兼容中西，一边延聘古文名家林纾传授国学，一边特邀新派人物林万里引入西学。这样的启蒙，这样的家庭，奠定了林长民的人生走向。可以说，林长民是“旧式家庭里走出的新青年”。故而当他取得秀才功名后，旋即识别科举，进修英文、日文，并两度赴日留学。主编浙江最早的翻译刊物《译林》，出版译著《西力东侵史》。留学期间，他广交能人志士，甚至刻意结交不同政见人物，以助实现强国抱负。林长民振兴

中华的志向始于此时。他的抱负、度量，他的豪气、胆识，还有他的文才、口才，在同胞中赢得了口碑，本人也被举为留日同乡会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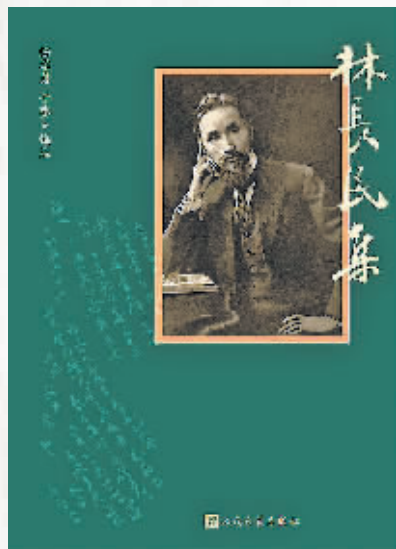
林长民留学归来时，正值清政府施行新规，凡留学生经朝廷面试皆可授予翰林。然而他毅然舍弃这一仕途捷径，回到民间跋涉于法治、宪政长途。他先任官办政法学校教务长，因办学理念与学校当局不合遭免，于是自办私立政法学校并自任校长。他又创办了《法政杂志》，谋求面向社会，志在切实地研究实际问题。辛亥革命成功，林长民由福建省推荐前往南京出席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参与议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短短几年，他接连担任参议院秘书长、众议院秘书长、参议院宪法起草委员会专任庶务、参议院代理秘书长、国务院参议、众议院议员、法制局长、司法总长等职，与多位总统过从不断。然而政局动荡，法治、宪政之路坎坎坷坷，他屡挫屡试，坚韧不拔，不失为中国宪政运动的先驱。为此，章士钊称誉：“国宪和林长民二义可并一。”

浮沉宦海三十年，他未曾沾染政客世俗，练达、圆滑、投机，依然保持着书生本色。也因此，林长民曾经跌入卖字接济生计的境地，罹难时家中仅剩三百余元现金，林徽因也因此差点弃学回国，好在有梁家资助，学业方才得以完成。

林长民多才多艺，能诗擅书，兼有著译。青春时期与徐自华、徐蕴华姐妹唱和，晚年屡屡在王世澄、黄潜主编的《星报》发表诗作。徐志摩深知林长民“万种风情无地着”，多次“讽劝”他离开政界“回航”，与其一并翱翔文坛，无奈林长民自负志不在文。他在世时，自身有所收获的是书法，至今他的墨迹流传不绝，市场拍价也不菲。然而，他又终究没有成为职业书法家。总之，林长民既非他所自负的成功政治家，亦非如人所愿的杰出艺术家。

书中提及，林长民生前的文字不多，大多散落在京、津及其所属党派、社团相关的报刊之上。所幸他擅言辞，好演说，留下篇幅不少的演讲记录稿，较之文章或更具“直观性”。林长民许多文字属于时论，虽不以立意深邃见长，却对时局反应敏锐，其史料文献价值毋庸赘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披露的携女儿林徽因同行的欧游日记，还原了林徽因早年生活行迹。这些珍贵文献详细记录了林徽因早年的行迹、见闻、交游等生活细节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的真实面貌，系独家首次整体出版，文学性与思想性兼备，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和研究价值。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 / 图



短视频并不是深阅读的敌人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近日，一场主题为“短视频时代，我们怎样阅读”的论坛再次将碎片化时代如何进行深阅读的话题带入公众视野。其实这是个近年来“常谈常新”的话题，谈论的角度总是在变，不变的是话题背后的焦虑与担忧，唯有去除这一令人浮躁的情绪，才有助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年代，将阅读行为带回到“本真”的状态。

必须承认的是，短视频以无可阻挡的态势，占领了几乎全年龄段用户的手机，似乎大部分人都无法抵抗短视频的吸引与影响。短视频迅速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有大量的创作生产者进入到公众娱乐生活的中心地带，并衍生出诸多商业行为。有报告显示，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间为151分钟，短视频还成功“出海”，海外用户对中国生产出来的短视频也是“上头”不已。

在关注短视频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出版行业，为纸书感到担忧：2024年以来，纸书销量明显下降，2024年第一季度新书码洋同比下降42.90%。在纸书阅读方面，有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均读纸书的时间仅为手机阅读的五分之一。于是，“短视频正在‘摧毁’阅读”的论调得到不少人的认可。“每次刷完（短视频）都会批评自己”，是不少短视频用户的想法。不想刷又戒不掉，短视频真是让人既快乐又烦恼。

客观而言，短视频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给深阅读制造了障碍，但是否能简单地将纸书销量与阅读量的下降“归罪”于短视频，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说到深阅读，人们本能地会想到经典、名著、人文社科、思想哲学等大部头。有关深阅读的画面想象与动作姿态，也多是与青灯黄卷、手不释卷等相关。但随着网络化、数字化、平台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深阅读逐步从纸张载体上剥离

这是不争的事实：古籍的数字化，方便了存储、查询、使用，优质图书也可以做到排版精美、错别字极少地呈现在多种数字阅读平台。“纸”情结，更多是喜欢纸质出版层层把关带来的权威、严谨、美观，而当数字化也可以不断接近这些标准时，阅读的载体也许可以更加多样化。

短视频与深阅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被动阅读与主动阅读的区别。人们刷到的短视频，多是被动阅读，因为虽然知道下一条短视频大概是自己喜欢的，但却无法确定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用拇指滑动与否，取决于头脑刹那间的决定；而深阅读的发生，多是主动行为，人们要去选择阅读对象，在阅读开始之前，就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比如预览内容简介、听取别人建议、做好时间与精力上的准备等。被动一些总是舒适的，而主动一些则要有点儿挑战精神。

此外，深阅读是有门槛的，入门是费力的，过程是有难度的，读者是要克服惰性的，深阅读历来如此，自然也不会因为短视频的出现而产生变化。所以，短视频与深阅读之间并非竞争关系，受众的选择，远比所谓两者之间的竞争更重要。

如何让更多人重视深阅读、选择深阅读？这是个老话题，深阅读与时代特征、社会氛围、经济周期、价值观念均有着复杂而微妙的联系，这些联系又互为表里，形成了一个系统性难题，并困住了大多数人，但也有不少人能够摆脱这个难题的巨大黏性，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路线。实际上，这也是对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它暗含着一个人对自身的认知与评价，以及对未来的一种向往。这种选择可能是出于本能，从表层看是含糊的，但从内里看，却有一种无形的坚定在。这份坚定，其实就是“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的新玩意儿”。